

認識「共病」，提高警覺

風濕科專科醫生 陳柏滔



虹膜炎、牛皮癬、腸胃炎、關節痛，幾種病聽似互不相干，每種都有對應的專科為病人診治，但如果先後出現上述的病症呢？其實這些都有可能是免疫系統問題而出現的「共病」，經常困擾風濕病科的病人，根源是身體內的發炎因子增加，造成上述一系列病症出現。

曾經有病人因為眼紅、視力不清，找眼科醫生求診，檢查後發現是患上虹膜炎，醫生於是處方類固醇眼藥水予病人，但病情一直反覆，時好時壞。後來病人身體突然出現一塊塊的紅疹，皮膚科專科確診是患上銀屑病，需要使用類固醇藥膏。病人幾年間進出不同專科，病情始終未得到根治，直至有一天膝頭關節腫痛，轉介風濕科專科後才確認，多種病症都是因身體發炎因子增加而出現的「共病」。

因免疫系統疾出現問題而衍生出的「共病」，學名稱為「免疫介導炎症（Immune Mediated Inflammatory Diseases, IMID）」。撇除各種表徵，歸根究底很多時都是源於身體內的TNF腫瘤壞死因子作怪，攻擊正常器官導致身體不同地方出現炎症。該病人最後接受處方生物製劑後，病情就得到大幅改善，因為針劑可以直接將TNF因子抑制，停止攻擊身體器官，一次過治療各種「共病」。

由不同專科的醫生各自為政，逐一處方單一治療，壞處是當患者出現的病徵愈多，就需要同時服用多種藥物，病人除了會承受更多副作用，出現藥物相沖的機會亦會增加。了解「共病」概念後，風濕科醫生就可以作出針對性治療，一次過處理多個病徵。再者，風濕科醫生亦可在眼科、皮膚科、腸胃科等不同專科之間作出協調，為病人提供更具預視性的治療，避免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。



筆者每年都會爭取觀賞香港戲曲節的粵劇，上周五看過由名伶新劍郎重新編寫，關於李香君與侯朝宗的愛情故事，劇名是《媚香留情》。李香君是秦淮八艷之首，歷史上她是一位傳奇女子，其故事廣為傳頌可能因為孔尚任之力作《桃花扇》（一七〇八）所致。

《媚香留情》的故事發生在南京，清兵入關前後，秦淮名妓李香君與過境的南明改革派名士侯朝宗相戀，後因逃難而相分。桃花扇的出現全屬偶然，本為定情詩扇，沒有桃花，因為公子被奸人誣陷秘密逃亡，未有攜同香君。其後香君閉門謝客，仍有權奸逼婚，她在危急關頭，以頭撞牆，血濺詩扇。朋友見狀，感慨萬千，借香君落在扇上的血點，加上枝葉，繪成桃花。

李香君情寄桃花詩扇

陳劍梅

桃花扇的故事在很多地方戲曲中都有記載，粵劇、粵劇電影和電視劇都有。廣州市文藝創作研究所編劇劉玲玉曾於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發表《粵劇的身世探謎——一百一十八年的回首》一文，其中她指出粵劇《李香君》乃由編劇家莫汝城根據歐陽予倩的話劇《桃花扇》改編成粵劇，首演於一九六二年，由紅線女及羅品超主演。後來的電影版，由紅線女、羅家寶主演。劉說粵劇把原作四十多場，壓縮成為七場，集中筆墨刻畫秦淮崑曲歌妓李香君的形象。

新劍郎新編的《媚香留情》注重描繪感情，除了兩位主角之間的戀情，還有李貞麗與楊龍友的爱情、貞麗與香君之間的母女之情、男主人公與楊龍友之友情等。開場不久，才子佳人，一見鍾情，更定婚盟，即是「梳櫳」（青樓女子初夜前的儀式，形同婚禮，十分隆重）。粵劇演繹手法不誇張，善於呈現意境，《媚香留情》亦處理恰當而且優

雅。散場後，觀眾在路上互相了解，問為何男主逃亡不帶香君，感覺不合情理。歷史上侯真的沒帶，但劇理上《媚香留情》確實可以多交代兩句。



▲在新編《媚香留情》中，新劍郎飾侯朝宗 資料圖片

秦兆陽：書與畫同行

李輝

踏進時間的深處

姚文冬



通常認為，旅行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。我認為，旅行更是一腳踏入時光，是從一段歲月轉移到另一段歲月。

江南水鄉古鎮多，有人認為，無外乎小橋流水、亭台舟楫，多有雷同。倘若轉換思維，從時間的視角去看，就不是這樣了。比如，我去錦溪古鎮，不覺得來到一個新的空間，而是到了宋朝。一進村，迎面就是煙波浩淼的五保湖，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座孤懸於水中的獨墟墩——「陳妃水冢」。

倘若當成風景看，不過就是一個湖心小島，種滿了樹，有一座牌樓、幾個亭子。我則久久佇立，神思游向了一千年前——遙想當年，宋孝宗攜陳妃來到錦溪，不幸遭遇金兵入侵，偏偏此時陳妃病歿，孝宗傳旨將其葬於水中。這一段歷史，就濃縮於眼前這個小島。此刻，我不覺得是站在一個叫錦溪的古村裏，而是站在南宋的一段歲月裏。又想起文徵明的《陳妃水冢》詩：「誰見金甌水底墳，空懷香玉閉佳人。君王情愛隨流水，贏得寒溪向姓陳。」彷彿是與文徵明在一起懷古。

一個常常被遊客忽略，或不以為然的景點，就這樣在內心裏昇華了。

走進村中在老街徜徉，那巷弄裏警覺的小狗、柴垛上躲閃的小貓、屋前曬太陽的老嫗、牆根下閱讀的老人、河邊洗衣的少婦，還有石橋縫隙裏一蓬掙扎求生的野菜、掛在樹上風乾中的臘肉……我從這些，看到的也不是表象，而是時間，這不就是一幕幕的南宋往事嗎？腳下的石板路，被明朝的村民踩過了萬千回吧；眼前的老房子，也曾住過梳着辮子的清朝人？眼前的錦溪人，和幾百年前的祖先何異？他們保留着祖先的容顏和一切習俗，簡直就是住在時間裏。

錦溪不屬於「江南六大名鎮」，但它最大程度地保持着原始狀態，到處是時間的痕跡。而那些所謂的名鎮、旅遊勝地，不過是被現代人製成的標本，風

乾、上蠟，時間的味道蕩然無存了。

我的家鄉就有一座「古城」，是根據史書記載，平地而起的一座仿古建筑群，看上去挺好看，但是，它骨子裏缺少了一樣東西——時間，多少有點寡然無味。

若想在時間裏旅行，不妨去一趟浙江永嘉。楠溪江兩岸的山谷裏，隱藏着二百多座唐宋時代遺留的古村落，古樹、古井、古牆、古宅，古老的民風，見證着歷史的分分合合、戰亂與盛世，讓你一腳踏進時間的深處。這種感覺很奇妙——去芙蓉村，我覺得不是去旅行，而是在趕往去宋朝的路上。

芙蓉村形成於北宋太平興國年間，是陳姓家族聚居的血緣村落，村內明清建築保存完好，即便年代較晚的，亦是渾然一體。為何宋代古村多明清建築呢？南宋末年，這裏經歷過一場血劫——為抗擊蒙古入侵，在朝為官的陳虞之，響應文天祥號召，率領族人英勇抵抗，與元軍浴血奮戰，彈盡糧絕後，陳虞之與七八百族人策馬跳崖殉國。隨後，芙蓉村慘遭滅村之禍，直到元末，才漸漸恢復元氣。這一段歷史，是這個村莊的魂，數百年來，依然凝固在村莊的每個角落——村民沒有不知道陳虞之的，他們還把村裏的二房祠堂，改為了陳虞之紀念館。說起陳虞之，彷彿是講述一位昨天還在世的鄰居。不像很多的農村，甚至連五代以上先人的名字都忘了。

所以，芙蓉村的人，不僅是活在祖先留下的古屋裏，而是活在時間裏。雨浙浙瀝瀝的傍晚，我從元朝至正元年修建的東寨門入村，走在濕漉漉的清石板路上，撫摸那長滿青苔的卵石寨牆，如同撫摸一層又一層的時間，環顧這個小城堡似的村落，彷彿進入了一段歷史。

此時，若是從某個院落裏走出一個穿古裝的人，我也不會感到驚愕。多好的風景都有雷同，讓人生心厭倦，但時間裏的風景，韻味豐厚，常遊常新。這很像現在有人提倡的「向內活」——人要避開外界的紛擾和趨同，多拓然內心的格局，經營好精神世界，提升人生的深度和層次。變「空間遊」為「時間遊」，與之是一樣的道理。



第一次走進秦兆陽先生家中，是在王府井附近的一個小胡同。他是湖北黃岡人，一直講着湖北方言。沒想到秦兆陽也有繪畫的愛好。延安時代，秦兆陽走進魯迅藝術學院學習美術，繪畫一直是他心中所愛。記得我走進他的書房兼臥室，看到他自己精心繪出的油畫與速寫，這些都是他偏愛的裝飾品。有的擺放書架上，有的掛在牆上，與書架上他的著作交相輝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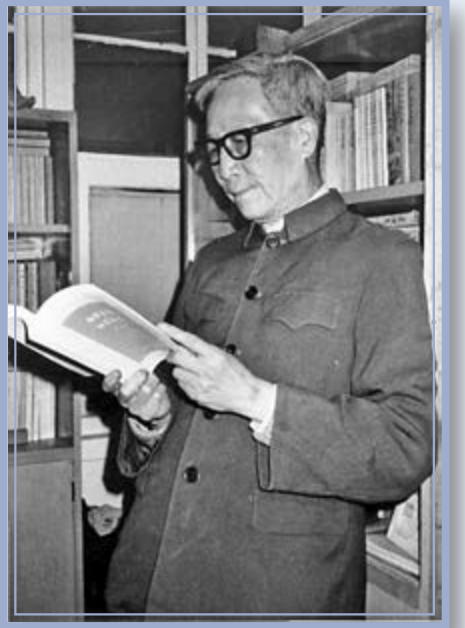
秦兆陽先生走進北京，一九五〇年發表童話《小燕子萬里飛行記》，獲一九五二年兒童文學一等獎。

一九五六年，秦兆陽以筆名「何直」發表論文《現實主義——廣闊的道路》，對五十年代越來越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提出質疑和反思，可謂在文藝界產生重大影響。秦兆陽認為，在堅持追求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這一現實主義總原則的前提下，沒有必要再對各種「現實主義」做時代的劃分。就是因為這篇文章，秦兆陽受到批判，說發表這篇文章的目的，在於暴露社會主義的陰暗面。後來，他又幫助修改、發表蕭也牧的小說《我們夫婦之間》。於是，兩大罪狀，成為秦兆陽被打為「右派分子」的原因。

秦兆陽被打成「右派」，下放到廣西柳州工廠勞動，從此在「文壇」消失。一九七九年秦兆陽獲得平反，重新回到人民文學出版社。

秦兆陽瘦削的臉龐露出倦意，講話聲調低緩，一個字、一個字慢慢吐出。近年來，他身患多種疾病，常感精力欠佳，眼力不太好，特別容易疲勞。然而，他自言又有一些創作的重要條件：參加社會活動較少，能集中精力寫一些東西。一九八三年十月至今，他開始完成四十五萬字的長篇小說《大地》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。秦兆陽的新長篇《大地》，描寫從義和團失敗到「七七事變」，中國華北農民如何尋找出路的歷程。問起他自己對這部小說的感覺，他笑笑，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話，實實在在，濃濃的湖北黃岡口音。

在他家中，聊天並不多，知道他身體



欠佳。前段緊張的長篇小說創作之後，秦兆陽休息較多，開始寫一些短篇小說。他告訴我，要將這十多篇小說冠以《往事散記》為書名。秦兆陽說，以後會再寫一些自傳性的散文，敘述自己一生跌宕起伏的故事。

在我眼裏，秦兆陽是一位特別認真的人。

他是《當代》雜誌主編，閱讀不少新作家的新作，他總是會讀過之後，給作者寫信。路遙的中篇處女作《驚心動魄的一幕》，兩年間先後投寄給當時幾乎所有的全國大型文學刊物，但都被退稿。最後，路遙將之投寄給《當代》。路遙意想不到的，不久就收到《當代》主編秦兆陽的長信，對稿件給予熱情肯定。在秦兆陽指導下，路遙對這篇小說進行修改，最終發表。在秦兆陽的力爭下，路遙的這部中篇小說《驚心動魄的一幕》，獲得全國第一屆中篇小說獎。

雖然被打成「右派」，走過曲折坎坷，秦兆陽卻一直性格堅定，內心堅韌，從不阿諛奉承。他讀到古華的《芙蓉鎮》，便決定把《芙蓉鎮》發在《當代》雜誌的頭條。秦兆陽之所以敢於做出這種決定，因為他參加過解放初期的「土改」，古華作品中涉及的內容，大都可以找到原型。秦兆陽曾說過：「編輯鑒審，關鍵是編輯



▲秦兆陽為《偶然聽到的故事》所繪的插圖 作者供圖

◀秦兆陽先生在書房 作者供圖

要有生活，要懂創作。龍世輝離報時談到，李國香與芙蓉姐談話算她賺了多少錢，這種生活我見得多了。這寫得很真實，我發表作品都從生活出發……像這些，是生活經驗的問題。」有了秦兆陽的極力推薦，古華的《芙蓉鎮》才一炮打響。一九八二年冬天，古華的《芙蓉鎮》獲得茅盾文學獎。幾年之後，著名導演謝晉將這部小說拍攝為電影《芙蓉鎮》，由姜文、劉曉慶主演。

秦兆陽的女兒秦晴，一九九四年為父親編選文集。她說，這是姐妹兩人獻給父親的最好禮物。秦晴的筆下，閱讀父親手稿，感受那些歷史場景：

「翻看父親的書稿，透過文字，當年的許多場景依稀可見。在河北農村，他騎一輛飛鴿車，一前一後帶着我和妹妹，在鄉村的土道上穿行，去大清河洗澡。那裏的農村有炊煙，有柴草，有廟會，有喜事喪事的熱鬧和吆五喝六的集市。能看見纏着小腳的婦女挑着一籃乾糧、一罐稀飯向田裏送飯的情景。還能看見老百姓趕着自己的馬車，拉着收穫的糧食的那種喜悅。於是，一篇篇充滿生活情趣的田園牧歌式的小說在他的筆下不斷噴湧而出。」

秦兆陽一九九四年七月逝世，享年七十八歲。作家、評論家、編輯家，就這樣離我們遠行……

詩性的信徒

賴秀俞



久不讀簡嫔，再讀如見少年時代的初戀。

輾轉反側間，寤寐思服。如若不見，便以為江湖路遠，各自安好，不必照面。既見之，又覺得熟悉非常，非一讀再讀不可。

一開始讀簡嫔，是從她的名篇《四月裂帛》開始的。四月何以裂帛？著名的詩人曾說：四月是殘忍的。在簡嫔這裏，這種殘忍是信徒為信仰犧牲的殘忍。簡嫔的作品常常充斥着這種殘忍，但其中卻獨有一種沉淪的、不清醒的濃情蜜意。

《四月裂帛》在簡嫔的作品中頗具重量。這篇散文以晦澀著稱，這一方面與簡嫔對美近乎信仰般的追求有關，另一方面，這又不得不歸結於簡嫔對細節的刻意模糊。

在《四月裂帛》中，簡嫔寫：「三月的天書都印錯，竟無人知曉。」千帆過盡之後，滄桑的靈魂回望過往歲月，難免不會想：那些年輕時肆意揮灑的愛，究竟是不是一場錯付？簡嫔在這篇散文中一共寫了四段情事。第一段，「我」愛上一個基督教的信徒

。只是信與不信，終究不能在一起。第二段，「我」與一個曖昧的知己，曾兩心相印，相濡以沫。不料這段戀情最終卻毀於生命的脆弱性。第三段，在前後幾個版本之間，簡嫔曾刪過其中的大量文字，它們共同指向一段洶湧澎湃的戀友情結。就這個維度而言，簡嫔在這篇散文中，裂的何止是帛？準確地說，應是這些纏綿如煙，卻又歷歷在目的舊情往事。明明不堪提，不想提，卻又不得不提。實際上，這些舊情在簡嫔其他作品中亦多有呼應。在她的另一部作品《漁父》中，同樣出現了一個離婚的中年男人，也有一段他和一個敏感多思的年輕女性之間的綿綿戀情。然而，無論是在《四月裂帛》還是《漁父》中，這段戀情的最後結局都歸於無疾而終。第四段的戀情，情節幾近於無跡可尋。不過是字裏行間充斥着「我」孤獨的內心獨白，其中流露出對美好愛情的嚮往與想像。雖然，這些不過都是虛妄的欲望投射。



▲台灣著名作家簡嫔 資料圖片

簡嫔筆下的愛情，都是數不清的纏繞。明知不該愛，卻偏偏深陷其中。剪不斷，理還亂。它們如夢似幻，如露似電，是悲觀主義的花朵。消逝的終不復歸，新生的卻已幻滅。四月的天空還剩下些什麼呢？唯留一聲裂帛的殘響罷。

厚的古典韻味和刻意雕琢的匠氣。它們割裂、淡化了敘事。這導致簡嫔在行文間顯得拗折沉鬱，失了婉暢風華。這種對一字一詞的精雕細鑿、對細節的極端美化，使作品主題也層層「裂開」、逐句「分解」，最終化作漫天碎片。

這大概也正是作為一個詩性的信徒所必須付出的代價。為了供養純美的詩性，信徒必須奉上作品的血肉。這近乎於一種「殺戮」，既是對作品的「謀害」，同時也構成了作者的書寫危機。

危險往往同時飽含着一種不為人知的美麗。在與危機的隔岸眺望中，簡嫔沉溺於手工製作，一針一線織就感官之美。她通過對詞意的不斷拆分以及多重組接來回應應付的世界，從而形成了獨屬於自己的精神文本。正是在與這個精神文本的對峙與對其的拯救之間，簡嫔展現出唯美的審美追求與肆意的詩性立場。

只是，詩性的信徒，同時也是詩性的囚徒。信與囚，雖僅一字之差，卻差之天涯。在簡嫔的作品中，美，也正在這一字之差的縫隙間。